

新时期

文  
化

● 王科 著

文化的多维聚焦

● 东方出版社

# 新时期散文的多维聚焦

王 科/著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散文的多维聚焦/王 科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4

ISBN 7—5060—0654—5

I. 新…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散文—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0198 号

**新时期散文的多维聚焦**

王 科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京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31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5060—0654—5/I·183 定价:17.80 元

## 目录

<b>第一章 新时期散文发展的纵向扫描</b>	.....	(1)
一、散文文体意识的复苏期	.....	(1)
二、散文现实主义的确立期	.....	(4)
三、散文创作观念的升华期	.....	(14)
四、散文艺术选择的躁动期	.....	(20)
<b>第二章 新时期散文嬗变的美学追求</b>	.....	(22)
一、散文寻觅着失去的文学本体	.....	(23)
二、散文沐浴着彼岸的欧风美雨	.....	(28)
三、散文融汇着相关的艺术形式	.....	(33)
四、散文迎合着多彩的商业话语	.....	(39)
<b>第三章 新时期散文天空的璀璨星座</b>	.....	(41)
一、巴金：他的“随想”使你受到灵魂的震颤	.....	(41)
二、贾平凹：他的“丑石”叫你感到美的眩惑	.....	(47)
三、余秋雨：他的“苦旅”将你引向文化的绿洲	.....	(55)
四、王充闾：他的“清风”伴你走入苍茫的历史	.....	(65)

**第四章 新时期散文作家的简笔素描 ..... (80)**

- 一、献给远方的诗情：玛拉沁夫散文的哲理意绪 ..... (80)
- 二、古典现代的融汇：王充闾散文的话语风格 ..... (87)
- 三、自然历史的彻悟：王充闾散文的理性思辨 ..... (95)
- 四、生命价值的追寻：康启昌散文的终极关怀 ..... (104)
- 五、女性特有的纯情：李淑娟散文的泛爱倾向 ..... (112)
- 六、西部精神的守望：夏冠洲散文的生命体验 ..... (117)
- 七、风雨兼程的回顾：刘爱诚散文的忆念情结 ..... (125)
- 八、芦荡深处的歌吟：庞伟华散文的苍凉含蕴 ..... (129)

**第五章 新时期散文家族的朦胧观照 ..... (134)**

- 一、法制文学的超越：赵海俊人生的醒世绝唱 ..... (134)
- 二、写在小城的大书：许长文随笔的心灵独白 ..... (136)
- 三、行吟辽西的絮语：刘增兴散文的恬淡之风 ..... (142)
- 四、人生百感的宣泄：周栋憧憬的乐园净土 ..... (146)
- 五、振聋发聩的铮言：陈志雄杂文的实话实说 ..... (152)
- 六、青春方阵的构建：曹丽薇描绘的纷纭世态 ..... (156)
- 七、时代卫士的礼赞：李玉轩创作的未了之情 ..... (162)

**第六章 新时期散文园地的风景写真 ..... (165)**

- 一、小鸟，高飞在春天的晴空  
——读《小鸟，你飞向何方》 ..... (165)
- 二、情涛澎湃的时代赞歌  
——《又临黄河岸》赏析 ..... (170)

三、疑真疑幻非梦境 勾魂摄魄画青海 ——《青海湖，梦幻般的湖》摭谈	(174)
四、“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捕蟹者说》的破译	(178)
五、历史篇章的艺术浓缩 ——《故乡的碑》简评	(180)
六、情与理的水乳交融 ——《雪山寻梦》印象	(184)
第七章 新时期散文气象的追踪探索	(187)
一、崭新的角度 可贵的发掘 ——评《鲁迅与他的老师》	(187)
二、对“多重选择世界”的多维透视 ——关于《多重选择的世界》的通信	(191)
三、大视野：一部崭新的当代文学史作 ——读《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续编》	(193)
四、开拓·继承·创新·构建 ——张德明的《语言风格学》	(195)
五、《三角洲》，那一方撩人的文学沃土哟 ——就《三角洲》创刊号致李荣君	(200)
六、历史与文学坐标上的崭新创建 ——读《耶律楚材》	(204)
第八章 新时期散文艺术的不竭之源	(212)
一、“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试论鲁迅杂文的幽默美	(212)

二、情思缕缕忆故人	
——读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札记……	(220)
三、倾吐爱憎的散文创作	
——《侧面》面面观 .....	(226)
四、袒露赤子的真诚	
——解读《我的童年》.....	(230)
五、乱离社会的风俗画卷	
——论萧红散文的艺术个性.....	(236)
六、朦胧的“雪国”与宁静的“边城”	
——川端康成与沈从文散文诗小说之比较 ..	(247)
后记	..... (251)

新时期散文发展的纵向扫描，首先从它的“复苏期”开始。如果说“文革”时期是新时期散文的休眠期，那么“四人帮”被粉碎后，新时期散文便进入了“复苏期”。

## 第一章 新时期散文发展的纵向扫描

回望新时期散文发展的历程，按照其自身运作的规律，人们通常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散文文体意识的复苏期，现实主义的确立期，创作观念的升华期，艺术选择的躁动期。这种界定或许是不够科学的，但它确实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 一、散文文体意识的复苏期

新时期的散文，诞生于泪雨纷飞的 1976 年 4 月，发端于花海诗潮的天安门广场。

1976 年至 1978 年，是散文文体意识的复苏期。

1976 年 10 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中国人民迎来了普天同庆的第二次解放。在欢庆第二次解放的喜庆日子里，文学艺术也从长期被窒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一场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到来了。“文艺复兴”的显著标志就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而这其中散文文体的复苏尤为引人注目。它在那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以它特有的敏感、真诚、多情，率先做出了反应，也恢复了自己固有的文体意识。

散文文体意识的复苏，首先表现在它与历史同步，同时代一起歌哭，抒发了亿万人民的情愫，献上了欢歌散文、忆悼散文和伤痕

散文。

我们所说的欢歌散文，指的是欢庆人民第二次解放，歌颂粉碎万恶的“四人帮”这批散文。十年浩劫不仅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永难弥补的重大损失，而且给民族心理带来了难以医治的内伤。因此，当十年浩劫结束，人们迎来了又一次解放的金秋，那将会出现何等狂欢的场面！散文捕捉了这一契机，做出了反应，对全民族的心理态势，对中华大地的历史转折，进行了真切生动的扫描。这批欢歌散文中，《十月长安街》、《沧海歌》是引起过轰动的作品。《十月长安街》记叙了数百万人民载歌载舞欢庆铲除妖孽、重获解放的动人情景：千钧霹雳，万里东风，欢歌阵阵，彻夜难眠，十里长安街上，红旗如海，口号震天。它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得救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将要腾飞了。《沧海歌》是一篇境大意深的散文。作者以诗人的想象来开掘大海的内涵，向人民献上了一曲气势磅礴的颂歌。“古往今来，曾有多少人，或者狂妄无耻以大海自比，或者吟风弄月去望洋兴叹。然而曾几何时，全在风化石、浪滔沙中被汹涌的浪涛所淹没，成了不齿于人类的历史渣滓！真正的海，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海。”这样的散文象长风，象战旗，呼唤着真理与正义，它是欢歌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散文文体意识复苏后，它与人民大众是那样血肉相连、相濡以沫，它与历史脉搏的律动是那样同步、吻合。

我们所说的忆悼散文，指的是欢歌散文登上文坛后不久，旋却成为散文创作主旋律的怀念革命领袖，怀念无产阶级革命家，怀念被“四人帮”迫害至死的亲人的散文作品。这之中，冰心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巴金的《望着周总理的遗像》、毛岸英、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刘白羽的《巍巍太行山》、张长的《泼水节的怀念》、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臧克家的《老舍永在》是感人肺腑、影响深远之作。这些作品的突出特色就是说真话、抒真情，宣泄了创作主体的真实感受。象黎先耀的

《北京的怀念》，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再现了周总理的伟大形象，表达了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周总理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无私奉献的一生。作者撷取了他最动人心弦的业绩，成功地运用了第二人称的表现手法，娓娓道来，使人动情动心。文章的结尾更是情深意长，叩人心扉：“现在，中南海的冰已消融，柳已发青，北京解放的第二十九个春天已经来临，……我们看到周总理正陪着毛主席在岸边走着，谈着，笑着。东风吹来，水波粼粼，两个巨大的身影渐渐溶合在一起，溶合在充满必胜信念的北京人民的心里……”

除此，伤痕散文也大量涌上文坛，同其他伤痕文学作品一样，发出了对“四人帮”之流的愤怒控诉。字字血、声声泪，向人们呐喊：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一些优秀的忆悼散文，都可收入伤痕散文之列。如薛明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揭露了“四人帮”对贺龙元帅惨绝人寰的迫害，《在彭总身边》等记叙了彭大将军的高风亮节和受到的残酷打击；曹禺等怀念老舍先生，康濯等怀念赵树理、柳青、杨朔、闻捷、海默、邓拓的文章，都以血泪的文字再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揭露了“四人帮”的法西斯暴行，显示了散文文体意识复苏后所迸发出来的巨大艺术力量。

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散文复兴早，发展快，与五六十年代散文相比，有着自身的艺术特征和独特的美学追求。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复苏了散文应有的真实意识，突破了“四人帮”之流所设置的创作藩篱。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大喜大悲的日子里，人们利用散文这一形式，急切地倾诉着对亲人之爱，对敌人之恨。这种感情的宣泄似乎是不加思索的，不加雕饰的。过去束缚在散文创作上的一些枷锁，正在被逐步摧毁。真实在复苏，禁区被突破。比如，困扰散文多年的革命领袖形象描写问题，净化、纯化英雄人物问题，亦即散文创作中的“英雄化”、“神化”倾向问题得到了解决。社会审美意识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们对虚假产生了厌恶情绪。人性在苏

醒,真情在流淌,散文的美学价值取向得到了端正。

第二,呼唤人性的回归,拓宽了散文创作领域。本阶段散文创作的主题聚焦在批判封建主义这一点上,大胆地抒写了人性与人情。作家们批判“四人帮”的歪理邪说,矛头直指封建主义。对渗透在民族血液之内,沉淀在人们灵魂之中的封建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进行了艺术的清算。同时,也自然将人的解放这一庄严的使命列入散文创作的日程,大大拓宽了散文的艺术视野。这样,就将散文创作的时代精神,美学风范,乃至全民族的审美情趣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 二、散文现实主义的确立期

1979至1981年,是散文创作的现实主义确立期。

从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把这两年多时间习称为“现实主义复归期”。现实主义复归的蕴涵,泛指文学创作恢复到现实主义创作的轨道上来。应该说,从1979年起,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都进入现实主义深化的阶段。尽管1979年初(甚至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样式的文学创作,还在进行着现实主义复归,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已经在“转移”。伴随着时代的大“转移”,它们迅速地完成了现实主义复归,并转向现实主义深化。

然而,就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工程建设的状况来看,1978年底,散文不仅没有完成“复归”的历史使命,而且还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81年底,才算基本上完成了现实主义的复归和确立。就发展速度而论,在历史的大变革时期,散文的发展似乎比小说等文学形式慢了半拍。但从总体上去思考,散文的发展是自然的、健

康的、稳妥的。

从当代散文创作整体上进行研究,这三年可以称为一个“过渡时期”。没有这个过渡,散文发展就会失去平衡,就会产生断裂。这三年,可以看作一个“思考酝酿”期。就是说,没有这段历史的思考、全民族的酝酿,就没有90年代初期散文的新天地。这三年,可以看作一个伟大的“反省”,我们整个散文界对建国30年的散文创作进行了一次痛苦的思辨。而后,是反省后的超越。建国30年,该肯定什么,该否定什么,都应作深入的剖析。例如:建国30年,散文创作的社会主义性质,那是应该肯定的,而且今后也应该坚持。散文创作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也是应该发扬光大的。但是,将散文视为政治形态的物化,则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在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文学观念,需要全社会进行动员,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改变的。

这三年,亦可以理解为一种“调整”、一种“蓄势”、一种“反思”、一种“咀嚼”。就山峰与峡谷来说,人们看中了山峰。就湍急与平缓而言,人们常常看中了湍急。在这个世界,大凡热闹处、鲜亮处,常常牵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澹泊、宁静,常常被世人所忽视。如果将当代散文创作看作一幅恢宏博大的绘画长卷,这个“复归时期”将属于展示灿烂画卷的“空笔”之地。如果将40多年来的当代散文创作看作一部气壮山河的乐章,这个时期将是一个令人震颤的“歇拍”。如果将40多年来的当代散文创作看作一台名噪中外的戏曲,这个时期,多像那貌似平淡无奇的“念白”。但“空笔”、“歇拍”、“念白”,常是艺术的辉煌之处。

应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散文作家思考最多、反思最深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特征是:

一是出现了一批如泣如诉、内容悲壮、文化品位很高的散文佳作。或者说,这是“哀悼散文”的延续;或者说,这是“伤痕散文”的结晶。这些佳作,大都以真实的,令人潸然泪下的悲惨事实作为作家

审美的主体。作家在叙事言情中，常常是全身心的投入，甚至作灵魂的裸露。

粉碎“四人帮”后，是小说创作率先打出了“伤痕文学”的旗帜。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又是小说创作率先吹响了改革文学的号角。而散文的“转移”，确实是迟钝了。从1979至1981年，就立志改革、锐意改革的社会命题而言，在散文创作的题材取向中出现不多。领其风骚之作，更难发现。但是，“哀思”之作像璀璨的瑰宝，竞相并荣。谁都知道，文学创作不能搞题材决定论。大凡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时代光”或称“时代潮”。这种“时代光”是由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诸多方面融合而成，且能普照大地。当然，也烛照文学创作。那种不直言改革、改革却在其中的文学作品，更值得倡导。因此说，从某种角度上看，“哀思”散文就是写改革开放的。试想，没有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没有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能有“哀思”散文的自由天地吗？尤其在三中全会后，全国各项工作自上而下进行了重点转移，还允许“哀悼散文”“长治久安”吗？这样，1979至1981年，“伤痕散文”就面临越来越好的局面，而且出现了一些传世之作。

巴金的《怀念萧珊》（1979年1月15日）一发表，就轰动文坛，人们争相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全篇字字是血，声声是泪。不见常见祭文的俗套、空洞，全是血泪的呼唤。巴金与萧珊，一生相敬如宾，笃诚可鉴。作者记述与萧珊的结合、生活，娓娓动人，如在至亲朋友耳边絮语。写萧珊的精神、才华、缺点，给人亲切朴实之感。十年浩劫期间，巴金一家遭到惨烈的迫害。作者在文中着重记述了阖家灵魂受辱的情景。这是对愚昧的展示，这是对野蛮的批判。那如泣如诉的记述，使人同情，使人流泪，使人愤恨！一位中外驰名的文豪竟受到如此迫害，这是民族的悲剧。这篇散文写萧珊含恨离世而亲人不得相见的情景，真是感人肺腑！想得出，一位年迈的作家写出如此凄楚的文字，心灵的负荷该是何等沉重！文章以情感人，以

情服人，不仅写了夫妻情、母子情、父子情、亲朋情，而且写了对民族对人民的深厚情怀。作品将“四人帮”的罪恶与萧珊的善良作鲜明的对比，憎爱分明、力透纸背。可以说，这是用血泪写成的力作。读毕这篇文章，人们不禁要对着苍天，对着大地，对着长江，对着黄河呼喊，你们是历史的见证，你们要告诉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历史不能重演！历史决不能重演！

楼适夷的《痛悼傅雷》（1979年2月19日）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傅雷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他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他学力的深厚，为文艺界、学术界称道。他像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但是，他身上虽有知识分子的“硬”气，也有知识分子的“迂”气。出版社不能出右派分子的书，要他改个笔名，“他断然拒绝。”他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因此，他的译稿只能长期搁置箱底。而后，有关部门给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而他既不承认戴过帽子，也不承认摘掉帽子。他拒绝出席宣布给他摘帽子的会议，依然“埋头翻译他的巴尔扎克”，他似乎与巴尔扎克同在。傅雷的道德、文章常被正直之士奉为楷模。傅雷夫人朱梅馥是“贤妻良母型”的善良女子。傅雷一家是历史的悲剧。它像一面镜子，使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从中窥见自己的身影。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傅雷夫妻饮恨惨死。《痛悼傅雷》是一篇知人知心的好祭文。傅雷夫妇已长眠九泉之下了，傅雷的儿子傅聪功成名就，还不时回来报效祖国。这是对傅雷夫妇最好的祭奠。这是让人落泪的现实。造成傅雷悲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像这样的醒世之作，子孙后辈将会从中吸取教益！

峻青的《哭芦芒》（1979年2月20日）是一篇情真意深的怀友之作。芦芒是一位光明磊落、爱憎分明的诗人。他热情如火，情直如钢。“雅兴忽来诗能下酒，豪情一往剑可赠人”，可说是芦芒形象的生动写照。芦芒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时代的歌手。一曲《黄河水浪滔滔》，唱得兰考人民动情动心。就是这样一

头“不甘饱食闲嬉的老牛”，竟遭到“四人帮”一伙百般的诬陷和迫害。关押、批斗、“喷气式”，竟搞得一位钢铁汉子“摇摇晃晃站不稳了”。芦芒勇敢地生活着，坚强地斗争着，终于迎来了春天的来临。正当他重新展翅奋飞之日，却带着累累伤痕，倒在勤奋耕耘的征途中。黄河有情，河水亦当呜咽，中原父老，怎能不热泪沾襟？这篇散文有血泪的控诉，有诚挚的悼念，可说是用心血写成的作品。

大凡敢于说真话、抒真情，敢于展露自己灵魂的奥秘，敢于宣泄肺腑真情的作品，哪怕是难言之隐、难言之痛，甚至诸多评说，一时还处在混沌迷茫之中，都不失之为佳作。鲁迅曾经说过“长歌当哭，必须在痛定之后的。”痛定思痛，方能说出动人肺腑的话语。从《怀念萧珊》、《痛悼傅雷》、《哭芦芒》中，我们能领悟到诸多为文之道。

二是由单一走向繁复、由明朗走向混沌、由表象的浅层次向内在的深层次的开掘，构成了本时期散文创作的独有特征。

从建国到 80 年代初，这是 30 年的时间。从整体上说，在这 30 年中，我们的文学观念、散文观念基本上凝固在一个不可改变的状态之中。粉碎“四人帮”后，由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的文学意识和文学观念也受到文学创作的有力冲击。全社会思“动”、全社会思“变”，虽然，尚没有明确的标志，但是，它是散文走向辉煌的先兆。文学观念的变化总是呈现在文学创作之中。在散文现实主义确立时期，出现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这一文学现象。

第一，老一辈散文作家的审美视点发生了位移，它是本时期散文意识发生变化的深刻标志。

五六十年代，散文创作的总体流向形成了散文作家的散文观念，它反过来又规范了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一种散文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一种散文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一个作家创作观念的动摇和改变必然受到时代潮流的深刻撞击。

1980年1月的《散文》发表了秦牧的《花蜜与蜂刺》。蜜蜂入文,已是一个不新鲜的话题。早在1960年,杨朔写了《荔枝蜜》,赞颂了蜜蜂的勤劳和奉献精神。结尾以梦中变为蜜蜂的写法,让后人一直在传诵。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作家的创作心理有了很大的变化。就从写“蜜蜂”来说,秦牧就有着独特的视角。

在《花蜜和蜂刺》中,他重点不是写“蜜”,而是写“刺”。或者说,作者不是一味“歌颂”,而是侧重于“揭露”。从这新颖的立意,可见作者的心境和观念。作者以科学的态度,娓娓说来,耐人折服。一根蜜蜂的针刺,还看不见多大的威力,集体的针刺威力就相当惊人,“当一匹马碰倒一个蜂箱的时候,整群蜂的威力竟然把这匹马活活螫死。”在这篇短文中,作者还不惜笔墨记述了采药人遭土蜂攻击的情景,给人以不寒而栗之感。作者还写了野蜂迁居,其形似云雾,其声像闷雷,呈威武状,有天马行空的气势。过去,我们一提起蜂就想起了它蜜的甜美,性格的善良。现在,作者告诉我们,它善而不弱,小而不卑。蜜蜂的精诚、善战、视死如归,都会给人新的启迪。为了蜂群的利益,蜜蜂落到纷纷坠地挣扎死亡的地步,且得不到丝毫的救助与恤惜,何其悲壮!

经过历史的洗礼,作家的散文意识和观念发生了变化,其审美视点自然也发生了位移。这正如作者所说:“蜜蜂,使我想起既能辛勤劳动,必要时又能挺身战斗的人,这样的人既是善良的,又是英勇的。他们不是喝血者,不是寄生虫,不是强盗,也不是懦夫;他们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在蜜蜂的集体宫殿之前,我要追随在千百代的人们之后,再给它们献上这么一篇颂,一顶桂冠。”可见,这篇散文貌似“揭露”,实质上是换了个角度进行赞颂。

与五六十年代相比,在现实主义确立时期,老一辈散文作家的作品有了新的变化。他们追求散文的新立意、新角度、新写法,以求给人一个崭新的感觉。但有时又显得迷惘,似乎还没有寻找到自己。本时期,孙犁、萧乾、碧野、柯灵、刘白羽、何为等老一辈散文作

家都有新作问世，且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二，在本时期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涌现出了众多写散文的新人。这是一批由中、青年组成的作家队伍。他们轻视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散文观念，对“形散而神不散”等诸多散文理论不顶礼膜拜。这批作家思维敏捷，目光有穿透力。他们深感散文创作要有一场重大的革命，且急切地要突破这个重围，但一时又认不准突破口。他们写真情，写感悟，显示出很强的独立性。他们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企盼改革、追求创新，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又缺乏较深刻的理解。总之，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出来的精英，其作品显现出了勃勃生机。

贾平凹的《丑石》，发表在1980年7月20日《人民日报》上。这篇散文在广大读者中曾产生过轰动效应，为贾平凹赢得了荣誉。其作品深邃的蕴涵似乎让人一下子说不清楚，今天读来，让人又有新的感受。从表面上看，《丑石》写的是的一块陨石的遭遇。陨石，曾有过辉煌。那划破长空的一瞬，曾使万众观赏，惊诧莫名。坠落大地之后，不被村民所识，反遭咒骂唾弃，被贬为“丑石”。而后某日，一位天文学家来到此地，“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即就拉直了。”于是，告知村民，并使村民得知：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村民的眼光也拉直了。“丑石”变成了宝石。随之，“丑石”被小心翼翼地运走了。

贾平凹从步入文坛起，其散文作法就自成一格。他的作品与单纯、集中、明朗无缘。他写自己的感悟，有时是朦胧的、混沌的、甚至是说不清的。80年代，《丑石》曾作为大、中学生文科教材，被青少年学习、鉴赏。对这篇佳作，人们多从“价值观”的角度进行剖析。陨石，在村民眼里，其貌不扬，百无一用。而在天文学家眼里，却是价值连城的瑰宝，因为它是天体运动的一个物证。用庸俗的实用价值观去看待事物，就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若用科学价值观来看待事物，就能够透过平庸而见其辉煌灿烂之景。一块石头，在村民眼里，